

白狐天下

宿命之章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洛水著

一只千年妖狐，进入了少年风照原的身体！

一人一妖的结合，诞生了史上最强的国际灵力侦探！

中国第一奇幻小说品牌，起点中文网强力推荐！

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图书出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白狐天下. 2 / 洛水著. 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6. 4

（盛大起点玄幻书系）

ISBN 7-5387-2093-6

I. 白… II. 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148564号

白狐天下 2

作 者：洛 水

策 划：罗 立 刘 莉

责任编辑：赵 岩

特约编辑：顾婷婷 朱 佳

装祯设计：宋 夏

封面绘制：琊 晓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：130021

电 话：总编办：0431-5638648 发行科：0431-5677782

网 址：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：上海市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：350千字

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06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3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第六十四章	龙争虎斗	10
第六十五章	拜师风波	10
第六十六章	系统训练	19
第六十七章	星相封印	28
第六十八章	道术传人	37
第六十九章	奇异旅伴	47
第七十章	天工家族	56
第七十一章	玩偶国度	63

白 蛇 天 下

26

第七十二章	地底世界	
第七十三章	妖植秘术	
第七十四章	香艳搏杀	90
第七十五章	脱胎换骨	99
第七十六章	故友重逢	108
第七十七章	绿色婴儿	117
第七十八章	完美基因	127
第七十九章	人为刀俎	133

白
狐
天
下

第八十章	阴阳秘术	.138
第八十一章	亡灵山谷	.147
第八十二章	敌友之间	.157
第八十三章	虚幻分身	.164
第八十四章	茶道悟秘	.173
第八十五章	初次较量	.181
第八十六章	天涯咫尺	.189
第八十七章	月食再现	.198

白 蛇 天 下

第八十八章	冰雪山巅	.205
第八十九章	史前隧道	.212
第九十章	木偶宴会	.220
第九十一章	地心战妖	.229
第九十二章	顿悟阵图	.238
第九十三章	步步为营	.246
第九十四章	六字真言	.255
第九十五章	转世魂魄	.262
第九十六章	双面鹰神	.270

第六十四章 龙争虎斗

没有一丝光线，四周黑暗得令人恐惧，仿佛是一个不见底的深渊。没有一点声音，四周死一般寂静，如同一个幽深凄冷的坟场。

风照原独自走在黑暗中，摸索着，这里是哪儿？为什么一个人也看不见？他茫然地走着，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孤独感。

一点银色的光亮忽然出现在远处，闪烁不定，光点猛地暴涨，化做银色的光焰激烈飞扬，光焰中，慢慢浮出法妆卿惊艳的身姿，海水般湛蓝的美目射出冷漠的光芒。

法妆卿？风照原吃了一惊，法妆卿缓缓走来，黑袍翻滚如起伏的波浪。

“老妖怪，快帮我！”风照原又惊又骇，忍不住大叫起来，但体内的千年白狐仿佛消失了一般，毫无回应。眼看着法妆卿一步步逼近，黑袍泛起重重黑色的巨浪，将他汹涌淹没。

“老妖怪！”风照原大吼一声，猛地从梦中惊醒，额头冷汗涔涔。

“臭小子，鬼叫什么？”体内响起了千年白狐的声音，风照原坐起身，抹了一把冷汗，望着洒满窗帷的玫瑰色晨晖，醒悟到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。

真是奇怪，居然梦见了法妆卿。风照原苦笑一声，梳洗完毕后，他立刻匆匆赶往训练大厅。除了莫里以外，所有的组员都到齐了。站在大厅，他脑海中不自禁地浮现出法妆卿那双冷漠的眼睛。

九点整，罕高峰和尤妃丽也到了。

“今天集合的目的是进行一场考核。”罕高峰沉声道，“经过在安全总署这段时间的工作，你们想必也都清楚，什么才算是真正的高手。而你们和高手之间，又有多少的差距。”

尤妃丽妩媚一笑：“最近不少组员都在刻苦训练，有人甚至掌握了基本的秘术。我们把大家叫来，就是想检验你们的成果，以便可以对你们采取针对性的辅导。”

组员们显得很兴奋，纷纷议论起来。自从在亚历山大别墅受

挫于尊将之后，大家都认识到各自的不足，憋了一股劲，暗自苦练。

“札札，你先开始吧。最擅长的是什么本领？为大家表演一下。”罕高峰下令道。

札札斗志高昂地大喝一声，跨前一步，浑身的骨骼咯咯作响。

肌肉开始膨胀，骨架开始增大，瘦小的札札像充气的皮球，不断鼓胀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孔武有力、肌肉贲张的雄伟大汉站在众人面前。

在组员们的惊叹声中，札札的身躯还在扩张，头顶住了天花板，嘹亮的笑声雷鸣般在上空滚动。脚掌像两只小船，一脚就踏碎了地上的沙袋。

卡丹娅突然羞涩地转过头去，原来札札的衣服全部破裂，碎布从身体各处飘落，整个人近乎赤裸。

组员们哄堂大笑，札札面色尴尬，急忙弯下腰，蒲扇大的手掌捂住下身。

尤妃丽强忍住笑，道：“可以了，快变回原身吧。再这样增大下去，我们训练大厅也要被你弄塌了。”

札札身躯一阵晃动，像泄了气的皮球立刻缩小，等到恢复原来的身材时，依然继续缩小，最后变成一个身高只及众人腰间的侏儒，灵活地在周围上跳下窜。

罕高峰点点头：“你的瑜伽秘术能够坚持几分钟？”

“变大变小各三十分钟左右。”札札洋洋得意地道。

“瑜伽秘术练到极致，可以生吞钢炭，忍受针刺，可以在火焰上行走，可以被埋在地下一个月依然生存。改变身躯只是最基本的技术，你还差得很远，需要勤加练习。”罕高峰沉声道：“下一个，奥马。”

奥马默然走出，目光如有实质，闪电般射向大厅的一张桌子。

“呼”的一声，桌子突然自动飞起，在空中飞速旋转。奥马目光移动，大厅里的陈设一一飞起。只要他目光落到哪里，哪里的东西就被他遥控。一时之间，空中飞舞着几十件东西，按照不同的轨迹高速运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组员们纷纷鼓掌喝彩。

罕高峰摆摆手，“做得很好，奥马。我想知道，你目前所能操控的物体最重可以达到多少？”

“九十五公斤，组长。”

“嗯，力量还需要加强。根据记载，以意念操控物体的最高记录是五百公斤。”

札札吐了一下舌头，低声对风照原道：“奥马这小子练起功来不要命，我看过了几年，他一定会破五百公斤的记录。”

“下一个，卡丹娅。”

拳脚呼啸，沙袋、钢板仿佛纸糊的一般，被击得粉碎。望着卡丹娅的英姿，风照原心中不免感到一丝怅然。转过头，忽然发现兰斯若饶有兴趣地盯着自己，目光在镜片后深不可测。

罕高峰做完对卡丹娅的点评后，下一个轮到毕盛克。

他挺着大肚子，愁眉苦脸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。

尤妃丽柔声道：“你想展示什么技能啊？”

“我？我的嗅觉灵敏，可是无法表演啊。”

罕高峰又好气又好笑，“难道除了鼻子，这段时间你就没有学会其他本领吗？”

毕盛克抓耳挠腮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札札幸灾乐祸地道：“其实他最擅长的是吃白食，这一点大概可以打遍地球无敌手了。”

风照原哑然失笑，罕高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“今天就算了，接下来一个月，我会对你进行特别辅导。”

毕盛克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。

场上只剩下兰斯若和风照原。

“你们两个人的能力我很清楚，论综合实力，应该是全体组员中最强的。”罕高峰的目光落在两人身上，平静地道。

尤妃丽妩媚一笑，“所以我们想让你们两个比试一下。”

风照原和兰斯若对视一眼，目光犹如刀剑相击，溅起火花。

组员们有热闹可看，都纷纷叫好。札札更是兴高采烈，挥舞着拳头对风照原嚷道：“老大，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！我永远支持你！”

“赢的人请客喝酒。”毕盛克紧紧把握住每一次吃白食的机会。

卡丹娅美目在两人之间转来转去，最终还是停留在兰斯若脸上，充满了关切。

尤妃丽道：“两位都没有意见吧？虽然这只是友谊性质的切磋，但希望你们能够全力以赴。”

“我没有意见。”兰斯若洒脱地回答。

“我也没有。”风照原暗暗皱起眉头，猜不透罕高峰让自己和兰斯若比试的用意何在。如果只是单单为了分出高下，未免儿戏了一点。

“比试共分三场，三局两胜制。”罕高峰微微一笑，“第一场——电玩游戏。”

电脑室中，两台装上游戏软件的电脑已被开启运行。组员们面面相觑，迷惑不解。比试的内容应该是让两人大打出手，比赛异能力或者秘术，现在怎么变成玩电脑游戏了？

在罕高峰的示意下，风照原和兰斯若分别戴上游戏头盔、绝音耳塞，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曲折环绕的迷宫图样，在迷宫左右两个入口处，有红、绿色两个人形，分别代表了风照原和兰斯若。

罕高峰解释道：“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谁先走出迷宫，谁就可以获胜。按动电脑键盘上的字母，可以发射武器。K字母代表枪支，B字母代表炸弹。”

组员们被勾起了强烈的好奇心，都围拢上来，争先恐后地目睹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。

风照原暗自沉吟，按照罕高峰话里的意思，双方都可以发射武器。也就是说，为了比对方抢先一步走出迷宫，可以采取互相狙杀的战略。只要有一方半途被击毙，那么另一方自然就稳操胜券了。

“叮咚”一声，游戏进入了开始程序。游戏头盔中闪烁起炫目的红光，风照原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已经进入游戏环境的迷宫中。

四面都是高高的石墙，在迷宫游戏里，风照原看不见兰斯若，兰斯若也看不见他，但旁观的组员们却看得很清楚，屏幕上，只见双方从不同的入口走进迷宫，便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不动。

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同样宝贵。但两人都不急于向前走，而是极力回忆刚才见过的迷宫图样，希望在脑海中先找出路径，然后行动，以免多走冤枉路而浪费时间。

毕盛克想了想道：“看来谁能记住刚才屏幕上那张一闪而过的迷宫图样，谁就可以先走出迷宫。”

札札一拍脑袋，恍然道：“原来这是考察双方记忆与观察能力的比赛啊。”

尤妃丽神色莫测地笑了一笑，没有说话。

风照原已经开始向前走了，迷宫图非常复杂，虽然以风照原惊人的智商，所回想起来的也不过只有一大半。但他不能再等了，记

不住的部分似乎也只有靠运气。

四周的景物都是单调的高墙，风照原忽左忽右，拐了无数个弯，不断向迷宫中心接近。

脚下的地面原本是黑色的，但走到中途，却变成了五颜六色的方块形地砖，毫无规律地镶嵌在一起。风照原顿时生出一丝警惕，停下脚步。

难道这座迷宫还暗藏了什么玄机？

风照原试探着伸出左脚，在前方一块红色的地砖上用力一点，随即缩回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红色的地砖立刻向下陷入，消失在他的眼前。

风照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原来迷宫里还布置了许多陷阱。看来这款游戏的设计还不止考核记忆力那么简单。

既然红色的地砖不能踩，风照原小心翼翼地左脚先踏上一块白色地砖，见没有反应，才放大胆子，只挑白色的地砖行走。

刚走了一段路，两侧突然发出“轰轰”的声音，石墙开始滑动起来，一堵堵石墙交错变化，前方一条明显的通路被横生出来的石墙堵死，竟然变成了死胡同。

风照原心中叫苦，原来白色地砖也是不能走的，不过程序设计得非常巧妙，直到游戏者连续踩上几块白砖后，机关才会发动。

周围的环境发生了迥异的变化，原本是高墙的地方反倒有了路，对于风照原来说，他牢记的迷宫图样，已经变得毫无用处。

因为踏上了白砖，迷宫的环境完全改变了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风照原还在迷宫里打转。

他开始迷失方向，因为不断遇上死胡同，只好往回走，重新选择新的道路。一次次地往返，他的心情越来越沮丧。心态一乱，便无法保持冷静的判断能力。

也许兰斯若已经接近迷宫的入口了。

风照原叹了一口气，望着前方的高墙，心中突然一动。

既然因为自己误踩上白砖而改变了整座迷宫的格局，那么对于兰斯若而言，迷宫图样也同样失去了效用。也就是说，自己的失误，同时连累了兰斯若。

想到这里，风照原精神一振，依此类推，兰斯若也很可能不小心触动迷宫的机关，从而改变迷宫的布局。那么即使自己没有踩上白砖，迷宫也同样会因为兰斯若的失误而改变，如果自己按

照原先的迷宫图样走，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出口。

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组员们望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化的迷宫格局，惊异地议论起来。

因为风照原和兰斯若双方都戴着绝音耳塞，所以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对话。

“科学界中有一种原理，叫做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，被巧妙地运用在这款游戏中了。”卡丹娅自言自语地道。

“蝴蝶效应？那是什么玩意？”札札抓了抓头，双目中露出迷惑的神色。

“原本固定的环境，会因为某一个因素的变化而全然改变。巴西丛林里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，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。”尤妃丽解释道，“这款游戏也是这样，双方都触动了迷宫机关，互相影响了彼此的路线，而整个迷宫格局也因为双方的一次次失误不断变化。”

又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风照原的心情逐渐冷静下来，经过了无数次碰壁回头之后，他开始向出口接近。

几束红色的激光“嗖嗖”地从左前方的石墙后射出，代表兰斯若的绿色人影出现在墙后，正向他发动突然袭击。

这款游戏的仿真效果非常出色，激光射在风照原身旁的石墙上，碎石屑到处激溅。

风照原仓促向后退去，没想到，兰斯若竟然一直匿伏在迷宫的出口附近，静候他的出现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火光冲天，组员们发出惋惜声，象征风照原的红色人影刚退到墙角，四周就纷纷爆炸。

“叮咚”，风照原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“游戏结束”的字样，他摘下电脑头盔，心中一阵阵懊丧。

兰斯若一定是在通向迷宫出口的各个地方埋下炸弹，设好埋伏圈狙杀自己。对方的战略并不是比谁先走出迷宫，而是先干掉自己，再寻觅出路。

札札拍了拍风照原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兰斯若也不一定能赢，你仔细看看迷宫的出口。”

风照原心中一动，只见屏幕上通往迷宫出口的路都被高墙堵塞，现在的迷宫，根本走不出去。

“你们改变了迷宫的格局，兰斯若要想走出去，必需重新踩

踏那些白色地砖，通过发动机关移动石墙，恢复原来的格局。”

听札札这么一说，风照原如释重负，这虽然是唯一走出迷宫的办法，但要经过无比精确的计算，还要将风照原触动的机关考虑在内，所以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。如果兰斯若也走不出迷宫，那么这一局双方就战成了平手。

屏幕中的兰斯若默立了一会儿，忽然向前方的死胡同笔直走去。

“他疯了？”札札瞪大了眼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火光冒起，碎石飞溅，兰斯若按动键盘，炸弹将前方的高墙炸得粉碎。

随着兰斯若不断轰炸，一堵堵高墙被毁灭，兰斯若直线向前，迷宫的出口以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式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兰斯若摘下头盔，轻松地道：“这局我赢了。”

组员们目瞪口呆，没想到兰斯若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走出了迷宫。

“难道随意破坏迷宫也可以吗？”风照原皱了皱眉。

兰斯若耸耸肩：“照原你不会输不起吧？游戏并没有定下走出迷宫的规则，只要谁先走出迷宫谁就获胜。”

罕高峰低叹一声，对风照原道：“第一场比赛，其实是考察你们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。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没有既定的规则，只要能够完成任务，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。不管兰斯若用什么方法走出迷宫，但结果是他赢了。所以第一场比赛，你败了。”

风照原沉默无语。

兰斯若潇洒地走到风照原身前，声音低得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见：“照原，其实这是你输给我的第二场了。”示威般地一笑，兰斯若的目光故意在卡丹娅脸上扫过，意思已经十分明显。

“老大，还有第二场，加油！”札札挥舞着拳头，拼命为风照原打气。

风照原纷乱的心逐渐安定下来。

因为先输一场，他已经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，这时更要保持冷静。否则心神一乱，就会轻易再输第二场。那么第三场根本也不用比了。

原本他并不一定要与兰斯若分出高下，可现在对方猖狂的态度彻底激起他的斗志。

凝视着兰斯若，风照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开始第二场吧。”

一抹异色从兰斯若镜片后闪过。

没想到风照原这么快就恢复信心，在三局两胜制的比赛中，第一场尤为关键，谁先获胜一场，就等于掌握了全局的主动，信心也会大大增强。而输了第一场的人，因为微妙的心理变化，会直接影响到下一场比赛的心态。

所以兰斯若不等风照原调整好心态，立刻用卡丹娅刺激风照原，让对方因为嫉恨而进一步陷入沮丧。看似随意的言语，实质上再次打击风照原的信心，暗藏战略的手段，堪称将心理学的知识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无奈眼前的风照原却似乎根本不受影响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他眼中的自信与斗志更强烈了。

兰斯若心中一凛，难怪主人也会对风照原另眼相看。这个少年和一般的人确实大不相同。

“第二场比赛，也很简单。”罕高峰拿出一张白纸，随手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，出示给兰斯若和风照原，“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，谁说出的种类越多，谁就获胜。但已经说过的就不能再重复了。”

兰斯若微微一笑，这只是考核人脑联想力的小游戏罢了。早在中学的时候，他这方面的能力就远在同龄人之上。

罕高峰道：“兰斯若，从你先开始吧，限时五分钟。”

“这不公平！”札札替风照原叫屈，“先说的人会赚很大的便宜，类似直线的东西都被兰斯若说光了，让风照原说什么？”

尤妃丽笑着解释：“第二个人并不吃亏，风照原可以多出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，而且容易受到兰斯若的启发。顺序先后，各有长处。”

札札撇了撇嘴，不再说话。

罕高峰开始用秒表计时。

“这条直线可以是尺、发丝、电线、竹竿、地平线……”兰斯若一口气说出几十种直线物体，然后速度渐渐放慢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又说出几种，等到最后一分钟，他的思维终于枯竭，就算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其他的东西了。

“一共六十九种物体。”罕高峰点点头，“风照原，你可以开始了。”

札札焦急得双手冒汗，类似直线的物体几乎都被兰斯若说完，风照原又不能重复，这场必输无疑啊。

风照原盯着白纸上的直线，没有说话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组员们纷纷摇头，都以为他已经放弃。

两分钟了，风照原还是苦思不语。

兰斯若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。

突然，风照原拿起白纸，将它弯曲，形成了一个圆筒状。

兰斯若微微一愣，罕高峰的眼神却亮了起来。

“它是球，是铁环，是车轮，是数字零，是字母0，是太阳……”

风照原滔滔不绝地道，因为纸被弯成筒状，所以上面画的直线正好形成了一个圆。

札札惊喜地张大了嘴，风照原这一手真是太绝了，巧妙地将直线弯曲成圆形，等于移花接木，创造出新的形状。这样一来，说的物体就不会与兰斯若重复了。

又过了两分钟，风照原已经说出了近五十种圆形物体。

兰斯若看了看表，放下心来。这样的想象越到后来就越困难，圆形的物体差不多也被风照原说光，要想在剩下一分钟内再说出十多种物体，实在是难如登天。

风照原忽然将白纸松开，弯曲成半圆形，继续道：“是彩虹，是拱桥，是半个括号……”

再将白纸撕成两半，上面的直线分成两条直线，风照原将它们交错搭在一起，又是一个“十”字。

兰斯若面如死灰。

直到时间结束，风照原的声音还不绝于耳：“是加号，是十字架，是个叉……”

“已经足够了。”罕高峰打断了风照原的话，目光中充满嘉许，“一共七十四种，这一场，风照原获胜。”

第六十五章 拜师风波

兰斯若胸膛起伏，不甘心地道：“组长，这样也可以算吗？”

“没有既定的规则。只要能够完成任务，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。不是吗？”风照原凝视着兰斯若，反唇相讥道。

周围响起组员们此起彼伏的喝彩声，札札更是兴奋得拍红了手掌。这一场，风照原赢得十分漂亮。

“我们学习的秘术是前人所创，作为晚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新的秘术呢？只要理解秘术的基本原理，就可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技能。”罕高峰的目光掠过所有的组员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创造力，才是这场比赛的真正意义，希望你们可以明白。”

最后一场决胜负的比赛开始了。

原来只是组员间的技艺切磋，因为比赛的内容新鲜有趣，过程扣人心弦，充满悬念，结果又峰回路转，出人意料，将所有人牢牢地吸引住。

谁都知道最后一场比赛谁会胜出。

一个工作人员抱着一只木箱走了进来。

木箱四处封闭，只在顶端开了一个小小的洞口，恰巧容得下一只手伸进去。

“这只木箱里一共有九只球。”罕高峰转过身，对风照原和兰斯若道，“八只白球和一只红球，每一只球的形状、体积、重量完全相同。你们轮流从木箱里摸出一只球，谁先摸出红球，谁就赢得比赛。”

众人一片哗然，卡丹娅迷惑地道：“这不是在赌运气吗？”

“比赛的内容就是赌一赌运气。”尤妃丽深深地笑了笑，“人力再强，终究是有限的。在关键时刻，我们常常需要依赖一些运气。一位智者曾经说过，有的人天生勇敢，有的人天生机敏，但却都不如天生就幸运的人。”

四周响起了组员们的感慨声，运气对于人来说，确实非常重